

電影劇本叢書

宋景詩

陳白塵 賈霽著



藝術出版社

電影劇本叢書

中央電影局藝術委員會編

宋景詩

陳白塵 賈霽著

藝術出版社

一九五四年·北京

書號：一三

本書字數：一〇四〇〇〇

宋景詩

著者 陳白塵 賈 燾

編輯者 中央電影局藝術委員會

出版者 藝術出版社
(北京東四大街胡同四號)

發行者 新華書店

一九五四年七月北京第一版
一九五四年七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〇〇〇一七〇〇〇
定價：五 千 三 百 元

內容說明

宋景詩是清朝末年農民革命運動中魯西黑旗軍的領袖。當時，農民爲了反抗地主及其反動王朝的敲骨盪髓的壓榨，曾掀起如火如荼的鬥爭。宋景詩及其黑旗軍是一支相當巨大的力量，他們的活動震撼了滿清朝廷。這個劇本敘述了宋景詩及其率領下的農民，由抗糧立旗起義開始，經過多次對地主和滿清王朝的戰鬥，一直到戰勝並殺死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爲止的歷史活動。劇本通過對黑旗軍的壯大及其領袖的成長的描寫，歷史地真實地表現出當時農民與封建統治者之間尖銳的社會矛盾。

序曲 「寧贈友邦 毋與家奴」

—

字幕：

太平天國十年（一八六〇年）即清咸豐十年秋，正當太平軍與反動的滿清軍隊在長江流域大戰方酣之際，英國和法國的強盜軍隊侵入北京，火燒圓明園。滿清皇帝奕訢（咸豐）逃往熱河，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所率領的八旗禁旅全部潰敗……

八旗潰兵沿着大路往西逃，死馬和傷兵在路邊翻滾，脫了轂轆的大車仰翻在溝裏，煙塵滾滾，人聲嘈雜。老百姓遠避着他們在田埂上四散奔逃。

幾個騎馬的戈什和親兵簇擁着僧格林沁，吆喝着，斥罵着，鞭打着壅塞的潰兵，衝向前去。

岔路上奔來兩騎馬，一個面頰上纏着白布的將軍滾下馬來，搶前打扞，口稱：「參見王爺。」

僧格林沁一楞，一個戈什低聲說：「是勝保，勝大人。」

僧並沒停馬，一面問：「你？也掛彩啦？——快上馬！」

勝保由親兵扶上馬，追上來報告：「八里橋一仗，已經把洋鬼子壓下去了，要不掛了彩，保準——」

僧格林沁橫他一眼：「還吹什麼！敗了就說敗了！」

勝保慘笑說：「鬼子的洋槍可厲害！要不——」

僧格林沁又打斷他：「別老鬼子鬼子的！恭親王在哪兒？」

「聖上派他做議和大臣，聽說躲在長辛店。」

僧格林沁從親兵手裏接過瓦酒瓶，一飲而盡。揚鞭命令：「快！到長辛店！」

二

恭親王奕訢穿着便服，像沒頭蒼蠅，在客廳裏轉來轉去，搖頭擺手，死活不管地拒絕着恆祺對他所講的話。

這個當過粵海關監督的恆祺，忍耐住在勸他說：「王爺，您不回北京，也不是事呀！聖上巡狩熱河，朝廷就靠您做主——」

奕訢大搖其頭：「我不管，我不管！」

恆祺陪笑問：「您是議和大臣，怎麼能——」

奕訢生氣了：「你去辦，鬼子要什麼就答應什麼，不就結了嗎？」

恆祺略帶冷笑說：「奴才就是把中國整個兒送給人家，人家也不信呀！鬼子說，您是皇上的御弟，條約上您不畫押——」

奕訢無可奈何地停了一步，說：「你把條約拿回來，我畫押，得了吧？」

恆祺也急了：「王爺，就是典田賣地也得當面呀！」

奕訢狂暴起來：「混蛋！你打算私通外國，把我賣掉還是怎麼着？」

恆祺撲通跪下，口稱：「請王爺息怒！」

突然馬蹄聲急，一片聲嚷：「到了！到了！」又有些人奔進來叫：「來了！來了！」

戈什高聲報道：「科爾沁親王駕到！」

僧格林沁已經闖進來，連問：「恭親王呢？」恆祺迎上去請了安。

奕訢上下打量着僧格林沁，不禁嘆口氣：「您回來啦！」

僧格林沁一把抓住他的手，急問：「怎麼樣了，大局？」

勝保也進來向奕訢請了安。奕訢不耐煩地只搖頭，掏出件公文給僧格林沁看，又嘆口氣，落坐。

僧格林沁捧下公文，叫起來：「跟鬼子議和？」

奕訢慌忙擺手，叫：「我的王爺，別嚷！目下是萬萬打不得了。」

勝保接口說：「鬼子的洋槍洋砲可真厲害！」

僧格林沁叫嚷道：「鬼子幫着『長毛』、『捻子』跟咱們開仗，反倒跟他講和？」

恆祺乘機陪笑道：「二位王爺，這是兩回事。昨兒鬼子還跟奴才說，只要恭王爺在條款上畫押，英國跟法國願意出兵幫咱們打『長毛』，打『捻子』！」

奕訢跳下炕來，豎起耳朵問：「什麼？」

「所以，」恆祺得意起來了。「洋人並非真心和大清朝廷開仗，人家倒是有意幫忙。」奕訢衝到他跟前低聲問：「當真？」

恆祺恨不得賭咒：「這是法國公使大人親口對奴才說的！」

奕訢沉思有頃，不禁頓腳浩嘆起來：「你怎麼不早說呢！」但馬上又手舞足蹈了，「皇天有眼，大清江山可有一線生機了！」又衝到僧格林沁面前說：「這下可把『長毛』

跟『捻子』斬盡殺絕了！您就到山東、安徽去督辦『剿捻』軍務，把『捻子』在黃河以南統統殺光，再去打『長毛』！」轉臉對勝保：「你就留在直隸，保衛畿輔。」

僧格林沁喝了一大碗酒，問：「怎麼？鬼子會幫咱們打『長毛』？」

奕訢悻然說：「嗨！您還沒聽見？」

僧格林沁大不以為然地搖頭：「貓哭耗子——我不信！」

奕訢也不願爭辯了，從恆祺手中接過袍褂來，換了。說：「好吧，外國人的事您別管，『剿捻子』的事可交給您了！」又加重語氣說：「大清的天下擔在我肩上了！王爺！」

僧格林沁感奮地跳起來，說：「放心吧，恭親王。『長毛』、『捻子』，算不了什麼！」轉身就走。

奕訢又叫住他：「可是內庫空虛，還要賠款給鬼子，您只好在山東一帶本山取土——就地籌餉了。」

三

山東東昌府城外運河碼頭。河裏一字兒擺開幾十隻龍旗官船，當中一隻大船的船頭上踞坐着僧格林沁，親兵儀仗擁立左右，東昌府的文武官吏、團長、紳士們參見人員八

字形兒排列在碼頭兩邊。

僧格林沁睜着眼睛，對一個戈什揮揮手，戈什便高聲叫道：「王爺傳令：東昌府文武官員、團長、士紳們不必侍候了。王爺軍務在身，就要開船，請退吧。」

岸上一條聲嚷：「謝王爺！」都屈膝打杆。

僧格林沁乾咳一聲，站起身說：「都回去吧。下半年的錢糧漕米趕快催齊，限本月內一律解到大營，不得有誤！」

下面一條聲：「喳！」

僧格林沁繼續說：「正糧之外，再開征一筆團練費，隨糧附加，按畝征收……」堂邑柳林團團長楊鳴謙用肘子碰他身旁的一個人低聲笑說：「縣太爺，又加捐加稅啦，您可又發利市啦！」

知縣沒有回頭，悄悄地說：「山東全省都在鬧災荒，楊十爺，撈不到油水啦！」

知府戰戰兢兢地說：「回稟王爺：東昌府連年災荒……」

僧格林沁睜圓了眼睛打斷他：「開口閉口就是災荒！你們山東過着太平日子，還不知足！」

楊鳴謙憤憤地低聲說：「知府大人怎麼把財神爺往外推呀？」

來，
從楊鳴謙背後伸出王二香的瘦長腦袋，眯着眼說：「楊團長，窮種們身上榨不出油，還不知道是禍是福啦！」

楊鳴謙向王二香瞪眼說：「香二爺，你怎麼吃素啦？」

僧格林沁狂怒地叫：「從今以後，凡有抗糧鬧事的，都替我就地正法！」

知府應聲：「噫！」

僧格林沁：「各縣知縣繳不齊團練費，都替我革職拿問！」

知府又應聲：「噫！」

王二香冷笑道：「狗急跳牆，再逼下去要造反啦！」

第一章 沒活路啦！

四

一望無垠的沙窩地帶，滿眼看，不見一點點青，乾枯的矮樹可憐巴巴地在發抖，風沙發瘋似的捲來捲去，路上不見行人。

一個乾瘦如柴的老婦人倒斃在路旁，烏鴉在附近盤旋。遠處有個粗黑大漢狂奔而來，用沙啞的嗓子嚎叫着：「娘！娘！那是張崇德。」

地保敲着鑼，像答覆那悲慘的嚎叫，嚷着：「快繳團練費呀！不繳要抓人啦！」張崇德向倒斃的老婦人奔來，嚷叫：「娘！娘！」

另一個地保同樣敲鑼吆喝：「不繳團練費，就要關大牢！」

一個殘破村莊的村口上，幾個老人蹲在牆腳根向太陽，他們眼裏射出飢餓和恨毒的光芒，送着那地保過去。五十來歲的劉厚德下死勁吐口唾沫：「啐！」

「去你奶奶的團練費！」農民朱登峯和一些中年農民在對面看告示，突然高聲罵起來，「老子快餓死啦！」

劉厚德撐起身，叫：「你乾叫喚有啥用呀？」

朱登峯伸手撕去告示，叫：「不繳！不繳！」那張告示頓時撕得稀爛。

又一個敲鑼的，好像答覆他似的，帶着諷刺，吆喝道：「不繳！不繳！不繳的抓了走哇！」

一個村口的大樹上繫着十來個農民。衙役頭兒騎在馬上監視着。農民王考兒在破口大罵，衙役頭兒的馬鞭子兩點般打下去。

衙役們還不斷地從村子裏綁架着農民出來。最後一個是外號楊二馬轎的楊殿乙。他向四週一看，眼睛突然一亮，左衝右撞，把兩個衙役抗倒；再一個箭步搶到馬前，揮拳打倒馬上的那個頭兒。

大家正驚得目瞪口呆，他已經跳上馬，哧溜地跑了。

那頭兒倒在地上嚷叫：「追呀！……」

王考兒撫着傷叫道：「是楊二馬轎！他一定找朱景詩去了！」
被捕的農民們都稱心地目送着那飛奔而去的馬。

五

鑼聲不斷。

兩個地保敲鑼開道，離開約莫十來丈遠，是一支浩浩蕩蕩的綠營兵：一個個槍在手，刀出鞘，威風凜凜，殺氣騰騰，如臨大敵一般。

原來隊伍的中間，押了一長串——足有百來個鐵鍊套鎖着的農民，捕快衙役也都刀

槍在手，虎視眈眈，夾在兩旁押解着。隊伍最後是一匹高頭駿馬，上面端坐一位守備大人，一手提韁，一手插腰，搖搖擺擺，好不威風！

大路上行人早已斷絕，鴉雀無聲，只聽得唧唧的鐵鍊響和沙沙脚步声。

老百姓都散在兩邊田地裏，繞着道遠遠地跟定了這隊伍，忽疾忽徐，忽前忽後，默默無聲地用眼睛盯着他們。

一條瘦狗拖着尾巴緊跟着牠的主人——被押的農民黃連科。一根槍杆將牠趕走了，可又跟上來，黃連科戀戀地盯着牠。

忽然一聲響，鎗被摔在地上了。

隊伍突地立定腳，刀槍都挺在身前。但眼睛裏止不住透出恐懼的光，並且都輕聲向身旁嘀咕什麼。老百姓可慢慢圍攏來了，眼睛都睜得大大的，像看見了親人。

噉噉噉的聲音裏只聽見一個名字：「宋景詩。」

守備大人拍馬迎了上來，一部分隊伍馬上擁到他身後圍成了個半圓。他厲聲喝道：「幹什麼？」

靜立在他們對面的是跨在一匹黑馬上的年約四十左右的宋景詩。

他就是獨自一個，空着手，黑氈帽下四方大臉上閃着一雙發光的大眼，用手背擦擦

下巴上的鬍渣子，叫道：「放了！」

守備大人感到了威脅，惶惑地假笑說：「你開什麼玩笑！這是朝廷的王法！」

宋景詩還是用大眼盯住他，重複叫道：「放了！」

守備大人外強中乾地叫：「胡說白道！你少管閒事！」轉臉命令手下：「走！」

宋景詩憤怒地厲聲嚷道：「慢着！」

守備大人僵住了，只好抽出刀，嚷道：「你想造反？」

宋景詩叫道：「俺抱打不平！」

守備大人舉刀躍馬撲殺過來，宋景詩一閃身，一揮手，將他的刀擊落在地。

老百姓中間擠出個二十來歲的姑娘——夏三姑來，嚷聲：「打！」老百姓一擁而上，圍住了守備。

「打呀！」朱登峯領着許多老百姓奔來，叫嚷着。

「楊二馬韉來啦！」楊殿乙嚷叫着飛馬而來，後邊也跟上一隊老百姓。

綠營兵和差役發聲喊，架着守備，一閃而散了。

老百姓都紛紛去解鎖鍊。張崇德早不耐煩，兩手一扭，大叫一聲，將鐵鏈扯斷了。劉厚德夾在老百姓中間，大聲叫：「宋景詩，你說，咱該怎麼辦啦！」

宋景詩激動地說：「沒活路啦！走！抗糧去！」
張崇德大聲嚷叫：「好！死活跟你走！」

「抗糧！抗糧！抗糧！」大家的吼聲越叫越高。

抗糧的隊伍像陣風捲過去，聲震鳴鳴叫，小鑼雨點一般急敲。

抗糧的人流幾路匯合，湧向大路，湧向城門。

六

縣衙門的花廳裏擠滿了地主紳士們，都在豎起耳朵傾聽那遠遠傳來的吼聲。

那挨了打的守備奔進來向知縣咬了咬耳朵。地主們馬上也交頭接耳，竊竊私語起來。

知縣打發守備走了之後，馬上安慰衆人道：「沒什麼，沒什麼，各位請坐。」

王二香笑問道：「在座都是自家人，縣太爺，什麼事？」

知縣笑道：「小事情，有些窮鬼居然想抗繳團練費哩！——各位放心，這幾個人我

還對付得了。」接着打上幾個哈哈。

王二香機警地站起來，說：「那咱大家也回去瞧瞧吧。」

衆人紛紛起身，楊鳴謙張手叫道：「哎哎哎，團練費到底怎麼辦啦，」轉臉問知縣：

「唔？縣太爺。」

知縣忙答道：「好吧，就依各位團長，各鄉各團一律按五成上繳。」

楊鳴謙急忙接口道：「一言爲定。」王二香拉他的袖子，已經遲了。

知縣故作苦笑說：「一言爲定，一言爲定，這付擔子我擔下了。」地主紳士們都欣然告退，而吼聲更逼近了。

「至於各鄉各團——」知縣一邊起座，一邊說，「向老百姓收幾成，那就看各位團長——」他又哈哈一笑說：「八仙過海，各顯神通了！」

大家已經走到院子裏，紛紛叫着「留步！留步！」的時候，范寨團團長范景唐打着哈哈說：「縣太爺，放心吧，有福同享，忘不了你！」

衆人正哈哈大笑，退出院子；那吼聲突地高漲起來，知縣不由一楞。王二香拉拉楊鳴謙衣袖，要走。那位守備又鬼急慌忙跑進來，低聲向知縣報告兩句，又退出去了。

知縣還很鎮靜，拾起話頭說：「范寨團團長說的對，咱有福同享，有難同當。團練費呢，依了各位；可萬一要調動一下各處的團練，各位務必要幫忙啲！」

范景唐大聲答道：「當然！當然！我范寨團第一個來！」

大家還和知縣應酬着，王二香拖了楊鳴謙就走。